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醉醒石  
第十三回 穆瓊姐錯認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負恩鬼

悲薄命，風花裊裊渾無定，愁殺成萍梗。妄擬蘿纏薛附，難問雲蹤絮影。一寸熱心灰不冷，重理當年恨。右《薄命女》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。若使忘恩負義，利己損人，任我為之，那人徒銜恨不報，可以規避，則人心何所不為。不知報復是個理，怨恨是個情。天下無不伸之情，不行之理。如今最輕是婦人女子，道他算計不出閨中，就是占他些便宜，使他飲恨不淺，終亦無如我何。不曉得唯是婦人，他怨恨無可發洩，積怨深怒，必思一報。不報於生，亦報於死。故如龐娥親之報父仇，謝小娥之報父與夫仇，都以孤身女流，圖報於生前。如琵琶女子之於嚴武，桂英之於王魁，這皆報一己之仇於死後。至於浙西婦人，當萬曆丁亥戊子之交，水旱變至，其夫不能自活，暗裡得厚錢，將妻賣與水戶。夫不得已，到窮困棄妻，已非矣。若貪多餘而陷其為娼，於心安乎？

欲緩須臾死，頓忘結髮情。忍教閨閩女，脂粉事逢迎。

已是把這婦人賣與水客，只說與他為妻。後來到一處，更有幾個婦女。

問他俱是良家，皆是先前做妻妾討來的。婦人自知不好，哄那客人道：「我因丈夫不肖，曾私有積蓄，寄在鄰居。我去取了，同你回鄉。」客人貪利，與他同回。到家喊向四鄰，道他買良為娼。起初鄰人也來為他，奈是丈夫賣的，有離書手印為照。不過費他幾個錢買囑地方光棍，不能留得自己身子。回去遭客人抱恨，鞭打凌辱，無所不至。

如鳥已入籠，展翼欲誰訴。懊恨薄情夫，誤我深閨婦。

這婦人是個有性氣婦人，畢竟遭他凌並不過，飲恨而亡。亡時有氣如蛇，衝門而去。後來，有一醫人，夢一婦人求他相挈同行，醒來不解其故。路上行走，見一條蛇蛻，黑質白章。醫人就將收入藥箱。行了兩日，正在過渡，只聽箱中咯咯有聲。醫人開箱，只見前蛇已自成蛇，自箱中飛出，竟自渡河。正在驚訝，只見對岸人喧嚷，道：「某人忽被一蛇趕來，咬住咽喉盤繞，如今人蛇俱死。」醫人問此人做人何如，眾人道：「曾賣其妻落水，聞得其妻受辱鬱死，想是這樁冤對。」醫人因想夢中婦人，應是其妻。其化蛻使我收入藥箱，已隨我同行，覓其夫報冤也。

積氣化為蛇，依人返鄉里。殺此薄情夫，生平恨方已。

還有一個，是個青樓女子，姓穆，名瓊瓊。原是個良家女子，也是個名門。初嫁丈夫，也一雙兩好。只因其公公不務田畝，也不習經商。原先家中，也有些錢鈔，被幾個光棍勾引去做官錢糧營利。如省分顏料、茶蠟、生絹、胖衣等項，俱有倍利。領銀彩買，將他銀子擱錢，最是好生意。人情說到利字，沒識見的，便易動情。他有兩分錢，叫他做囊家發本。先去營乾一個管解官，自己做商人。先與那官去央大分上，房中承應書吏使用。分上應，批委了，去幹辦銀子。官府預給，畢竟要多扣分例，少也加二。要房庫為他朦朧挪掇，也便得加一之數。給得錢糧，委官管三軍不吃淡飯，並書吏也有頭除。合前後算來，一千錢糧，五百本錢，五百擱錢。這閒費已去卻三四百兩了。況且使費分上一頓用，錢糧常是四五次給。初次二次，常輪不到買辦錢糧上。且使用多，自己不能盡應。向人掇挪，便是利錢。用著這些光棍，也便要全家吃用著。他在衙門，暗地頭除，回手，總出在錢糧上，總出在囊家身上。放過一兩次，混帳官罷了，明白的官，定要驗些錢糧通給。有錢有人手，自拿出錢來。自己子姪買辦，也還好。前去後空，必至重利借債，俟出錢糧抵還。單身或不善生理，托這些光棍去買。這其間，定至價重貨低了。其間顏料、漆串桐油，朱雜黃丹，茶以細覆粗，蠟以真覆偽，胖衣黑花稀布，生絹以重的作樣，其後俱是稀鬆不堪，全靠衙門扶持。那差催差驗，稱量看估，那一事不費錢，那一分不在錢糧中兜。幸而催完，路上別無風水之失，墊費湊手，上下朦朧。轉遇聖上，任憑內侍。內侍全憑書辦攬頭罷了。若如遇著那聖上精明，監庫留心辦驗，假不能作真，就不能上納了。在京既多使費，在家有捉批比較之費，不得不借遮蓋之事。如做茶蠟，復做顏料，初解未完，又領二運，以此蓋彼，以後蓋前，拖欠日深，缺額越多，到底必有一結。

挖肉補瘡，其孔日大。雪中埋屍，見日終化。

至於耽延日久，解部已是不完，彩買又復不到。扁挑兩頭塌，必至追補。得分例官吏，已是升豬，無處倒賊。得賄賂書皂，還要他扶持，不敢倒賊。平日扛幫吃用他的光棍，都是光身，家中費用重大，無甚蓄積。解當借貸已竭，官府迫比不休，遂至典田賣產，累眷扳親，一身斃獄，妻子零落。

利中害每伏，庸愚那得知。取決在一時，貽禍無窮期。

穆瓊瓊家，也為錢糧所誤。至丈夫終日穿綾著綺，食美吃肥，吃錢糧穿錢糧的，也不免累死於錢糧。產盡，親友累盡，人亡家破。把個嫁來不年餘，受享無幾時的穆瓊瓊，也從官賣。

歡樂能幾時，我興受其敗。官只要錢，管他賣與甚人。

可憐瓊瓊，竟落風塵。這穆也是樂戶的姓，瓊瓊也是樂戶取的名。一失了身，便已徵歌逐隊，賣笑取妍，竟做門戶中人了。

對酒歡娛暗自悲，欲將心膽付伊誰。

風花無主從人折，能幾三春二月時。

瓊瓊流落金陵為娼，喜得容貌出人，性格靈巧。又還有一種閨中習氣，不帶衍院油腔。所以不在行的，想他標緻，慕他溫存；在行還賞他一個雅。況且愁恨中，自己杜撰幾句，倒也成章。又得幾個人指點，說出口也叫詩，也有個詩名。所以先前不過幾個蓋客俗流，後來也有幾個豪家公子，漸而引上幾個文人墨客。

也巢丹鳳也棲鴉，暮粉朝鉛取次搽。

月落萬川心好似，清光不解駐誰家。

他名已播，起初鴉兒還鉗束他：不肯接客，逼他接客；不會起錢，教他起錢。如今捱著日子等他也沒個空，都肯自拿出錢來應差，私贈也不須得起。但穆瓊瓊是個伶俐人，常時想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只因不幸，遭逢家難，失身風塵。暗中心思，可恥可恨。如今趁得個年事兒青，顏色兒好，也引惹得幾個人。但幾個是我知心，都為色而來。究竟色衰而去。若不在這中間尋一個可以依托的相與終身，後來如何結果？」

朝槿不常妍，夕市苦寂寞。老大嫁商人，商人尚相薄。

他在延接之中，也就用著十分心事。這些弄筆頭酸了，不是舍錢姐夫。

山人墨客，只要騙人錢，怎有錢與他騙。他都虛心結納，使他吹揚，立個名。銅臭兒、大腹賈，是他心裡厭薄的，卻也把些體面羈縻他，抓他些錢，安頓鴉兒。還有紉袴郎、守錢虜，也不是他心裡契洽的，卻也把些假情分籠絡他，起他些錢，以潤私囊，做一個博鈔之計。至於有癡情的，他不肯負人。有俠氣的，最肯為人。乍入港的雛兒，或者樸實可依，都用心去輸情輸氣結納他，要覓做終身之托。但天下事，難得湊巧。看得這人才品軒昂，言詞慷慨，乃是做人愛博不專。看得這人氣度溫克，舉止謙慎，奈是做人委靡沒骨。要隨個單頭獨頸人，一夫一婦偕老，是瓊瓊心願。這來嫖的幾個黃花郎，年長無妻。可是有家事的，便待與人作妾。看定這人溫柔可愛，苦又家下有個蛇蠍般會吃醋娘子。這人又小心得緊，似鼠見貓。看定這人爽快，也不受制內人，卻又多以家業為事，兒女情短。所以鬼混年餘，也不得一個人。

天下無完人，瑕瑜不相掩。取人欲毛求，安得如所願。

瓊瓊想：「我年紀已將二十了。再混幾年，花殘人老，只有人揀我，我還去揀得人？」不免著了一點急。不期撞了一個人，是携李人。姓董，年紀才得二十歲。早喪父母，也不曾有妻。在一個母舅開綉綉牙行譚近橋身邊。生得人兒標緻，性格靈巧。這年，偶值福廣生意。譚近橋合個伙計馬小洲，叫他帶些花素輕綉錦綉，到南京生意；著董一官同行作眼。董一自帶得十來兩小伙，到

南京。

浪激金山動，煙將燕子飛。石頭城下路，蘆葦綠人衣。

到南京，生意好。十餘日去了大半，隨也買些南京機軟花縐紗，只得賣完帶來貨起身。一日，兩個換頂巾，換領闊服，闖寡門。闖著穆家。恰值位公子相約，因個年伯請酒，不能來，著陪堂回報，相送出門。兩下撞著，各各有意。穆瓊瓊看董一，相見尚有些臉紅，知是雛兒，是個老實人，越有心於他。寒溫時，請教相公尊號。謔了半日，謔個「賤字文甫」。馬小洲替他鋪張，是浙西大家，瓊瓊認是同省。董一便思量倒身。馬小洲知道他身邊有個把銀子，又奉承他伙計外甥，也幫襯他，就與他送東道錢。瓊瓊一來心裡愛他，二來本日無客，就留了。

朗貪姐色嬌，姐戀郎年少。兩意如漆膠，綢繆不知曉。

吃酒時，瓊瓊疑董文甫年少未娶，故意挑他，道：「董相公幾位令郎？」董文甫說不得個無妻，胡答應道：「娶不久，尚未有子。」瓊瓊道：「這等新婚，肯撇下出外？」董文甫父母已死，卻謊道：「家有寡母相陪。」道：「有甚公幹到此？」這董文甫倒自揣道，這娼妓來得的，我不曾讀書，謔不來反為他笑，卻道：「早喪父失學，也只在經商中。如今偶同舍親，帶得些綢綾來此。」瓊瓊見他不假生員監生，明說個商販，更出喜他老實。夜間著實溫存他，他也極其趨奉。董文甫小官兒道：「我明日送綢來，作衫甚麼。」倒是瓊瓊道：「門戶中不是好走的。相公不要浪使了錢，相相全不在此。連日都有人約下，不得閒。閒時我來請你。」以後董文甫常去探望，瓊瓊極忙，也畢竟與他白話一會。得空，著人請他，自拿出錢，做他的東道歌錢。

雅意慳鷓鷯，殷殷解珮遊。豈同巫峽女，雲雨樂朝朝。

在董文甫，還只道瓊瓊慕他年貌，不知他意有在。枕席之間，董文甫還只把些本領，討他喜歡。瓊瓊卻把實心對他，道：「家本浙中人，因舅負官銀，夫遭累死，我為官賣。時母寡弟幼，不能救援。我在此中，度日如歲。初意要從一豪傑托終身，並不能得。所以每遇兩人，都加厚待。意欲通信老母，我乾知已借貸，待他來贖身。然後我自己掙些，明白債負，托一人以為夫婦。兄若見憐，以此事相累。」此時，董文甫未娶，實是貪他。道：「姐姐若果厭風塵，我在此相幫賢姐贖身，同歸浙江，你母子相會。寄信也多此一番。」

喁喁小語枕屏間，何意相逢俠少年。

不惜揮金贖嬌豔，文姬應得脫腥羶。

瓊瓊道：「我當日官賣，止四千金。數轉至此，已逾二百金。今非三百金不得脫。我可措處強半，再得百餘金，可以了事。」董文甫道：「待我計議。」回來與馬小洲計議，道：「不如將賣下貨銀，幫他贖了待他掙出還錢，我好白得個人。」馬小洲道：「這是你把娘舅的錢，在這廂買個烏龜做。這不勸你。」銀子在馬小洲身邊，無可置處。穆瓊瓊處，只以貨未脫為辭。不料馬小洲是個好男風的，見處篋頭的小廝好，就搭買了他，也常留在寓所歇。這日收得幾主帳，有三五十兩銀子，被他揀了，一道煙走去。反又閃出個遊客，是城上御史親。說被小廝盜去銀百餘兩，小廝是馬小洲平日吃酒往還，是他拐騙窩囤。御史把他兩個拿去，要打要夾。只得認屢次叫篋頭有的，窩囤無有。御史先押著緝獲，後來著令賠償。將剩落貨賤賣，收起貨典當了結，兩人弄得精光。瓊瓊也不時著保兒來望。色為禍媒，愚受巧局。

事完去見，董文甫道：「遭這橫禍，貨物都當，不能還鄉。這贖身事，只可回去再來。」瓊瓊倒寬慰他一番，暗中資助他盤費。自古人急計生。馬小洲聽得穆瓊瓊與董文甫好，有物贖身，就與董文甫兩個設下局。等董文甫在穆家，拿了一封書，說董文甫的娘子感寒病亡，叫他回家。這董文甫不知那裡的淚，哭甚麼人，嚎啕了一場。是把個董文甫無妻要娶妻的局。來弔住穆瓊瓊心了。卻又鬼打撲道：「去不打緊，把這貨當在這邊，等家中銀子來討，一來耽擱，怕挫過二三月行情，怎處？」假思量一回道：「得一百兩討去，到家就是二百金了。」也暗打動瓊瓊。於是瓊瓊留董文甫，替他解悶。董文甫還鬼話說與其妻情誼，其妻的好處，歎息不了。穆瓊瓊挑一挑道：「家去再討個好的罷。」董文甫道：「家中無人，討是必要討的。但有一說，我前日蒙姐姐厚愛。聞姐姐要出風塵，不敢直認個為姐姐贖身。我這樣商販人家，如何該娶小，也不敢屈姐姐為小。如今是妻死了，如姐姐不嫌，我回去設處，來贖姐姐。我怕挫過的行情，不一月決來，決不爽信的。」瓊瓊原有嫁文甫的意，聽他妻死，已是暗喜，說到贖他繼室，更是滿面歡容。道：「你取當要百餘金，贖我又須三百金，家中新喪，如何能設處得出？我身有現銀一百八十餘金，不若你取了貨去，有二百金之數，到家設處百金，可以贖我。但你不可負心，斷來贖我為是。」董文甫道：「姐姐這還留著。我自家去賣田，來贖了你。這銀子還是我的。」瓊瓊道：「賣田局緩，還是與你。」夜深，在牀下挖出兩個小酒瓶，也有整的，也有散的，果有一百八十餘兩。叫他拿出取當，回家就行。還把些金珠，值可四五十兩，叫他一時設法拿出，把這些換了來湊。在瓊瓊千叮萬囑，在董文甫千盟萬誓，道：「一到家即來。」叮嚀復叮嚀，叮嚀不惜聲。

上有湛湛天，哀有難味情。

妾心石不移，君無寒此盟。

憑闌送孤舟，屈指計來程。

准擬落花時，攜手共君行。

從此果是穆瓊瓊死心塌地，望著董文甫。這些討債的老子，粗蠢的俗流，都沒心招接他。有那等鈔多才郎，他也便下老實敲他兩下，止望留在身邊，與董文甫作人家。真也弄得個如醉如癡，眠思夢想。不知到家，譚近橋道：「事是他兩人惹出來的，不是我說到後邊，均召了。」賣出貨來，穆瓊瓊原付一百八十兩，並金珠共二百餘。如今收拾來，不上一百八十餘兩。原說家中湊，靠著娘舅吃飯，有甚得湊。再置貨到南京，原數不登，難於相見。不若做個負心，拿四五十兩尋頭親，留這百餘兩做本錢，且過日子。但只是穆瓊瓊這主錢，是什麼錢？他付你是何等心！還該去與他商量，不該只是顧自。

心逐金相托，相期不負儂。何期消息斷，空自望征蓬。

穆瓊瓊拿著不一兩月就從良，接待這些人，也都懶散，倒因此惹了幾場氣。卻日復一日，如何得個董文甫來。著保兒去訪，並沒個消息。去求籤問卜，或好或歹，都不靈驗。望孤老是說得出的，貼孤老望他來贖身，是說不出的。只有暗中垂淚，靜里長吁，捶牀搗枕，罵這負心的。卻也無益。常自想，這些銀子，不知貼多少面皮、用多少心思騙得來。怎輕易把與這薄倖？他拿這主錢，不知去另取一個女人，或別處去風花雪月，我白白與作伴掙子。俗語道：「財與命相連。」財騙去了，身要出不得，何等恨，何等羞，何等惱！況且自苦自知，無可告訴，漸漸成了個鬱疾。

黃金空篋底，薄倖不重來。清淚花間酒，無言只自哀。

妓女兜攬得人，全是容貌兒好，性情兒好。一到病，自容顏清減。一到病，自性情舛錯。況一番打聽不著，一番打聽著，道他原是窮鬼，靠娘舅過日子。近來不知仔麼，手底來得，娶了個妻子，在蘇杭販賣震澤貨，甚是興頭。董文甫經久不去，瓊瓊還道，我如此待他，托他，定不負。或是家中一時湊不起，路上有些失所，故此稽遲。說到娶妻，家事好，明是負心了。便是佛也惱，「怎生不焦燥起來。應對無心，舉止失次都有了。人那知道，只說他大道，慢客。不上年餘，嫖客稀少，連家中妹妹也不來禮貌，鴛兒也不來照管他。病做氣怯，不半年而歿。

春花不久妍，況復摧風雨。朝為枝上妍，暮作根頭土。

弱病，歿時也明瞭。自拿出銀子，備衣衾棺槨。卻也誰作他知疼著肉，為他料理的？

依依堤邊柳，攀折從人手。誰為栽培人，老向溝中朽。

這穆瓊瓊，精靈不昧，常常現形出來。穆家嫌是鬼出的房屋，另搬去了，以後連換了幾主。一個人租來，作客店，招接客商。一個客人姓卜，叫卜少泉，下在裡面。到晚來，只聽得窗兒外籟籟，似有人行走，又聽微微作歎恨聲息。其時月色模糊，卜少泉輕

輕將紙窗潤濕，用指尖撥成一個小孔，卻是一個女人：

杏子裁衫，一技裊裊腰身窄。鬢鴉流碧，斜照金釵赤。玉暗珊瑚，指向櫻唇逼。情脈脈，輕吁淡噴，暗裡移人魄。右調《點絳脣》

卜少泉疑是裡邊內眷，出來玩月閒步，不敢驚動他。細看去，盡是標緻，殊有些悒悒光景。後來冉冉而去，卻也惱得卜少泉翻來覆去，一夜不睡。次日，仍舊見他，仍舊是這樣低徊歎息。莫不是與人有約在這廂伺候？久許不見有人來往，女人自去了。卜少泉道：「看這女人有個傷春意思，獨自個，明日調他一調。到第三日，聞聲聽氣，要等他出來，調戲他。正在揣摩，只聽得纖指彈門響。開門，這女人竟進房。卜少泉喜得如拾珠寶，忙把門掩上，一把來抱。女人道：「特來伴你，休要慌忙。」兩個攜手，在牀上並坐。

灑斥飛來兩，芙蓉蒂自雙。春風動羅幕，喜不吹杉影。

卜少泉也沒甚寒溫得敘，先為女人解到裡衣，自己隨即脫衣，滾做一牀，叫做不一而足。問他：「可是裡邊內眷麼？」道：「我是主人之妾，主人無子，特來借種。我每日黃昏來，五鼓去，來伴你。切不可對人講。」這卜少泉也銘刻於心，針挑不出。每日到晚，就巴得人來，探頭望腦了。

纖月漾銀河，輕風動綺羅。牽牛河畔客，欲借魯陽戈。

似此月餘，卜少泉事已完，故意延捱幾日。這晚女人到來，道：「客官你事已畢，不去不令人生疑麼？」卜少泉道：「實是該去，難捨美人。」女人道：「我還隨你去。」卜少泉著了一驚，道：「這恐不便。莫說家下有個賤房，未必相容。路上同走，有些風吹草動，干係不小。美人前說度種，種已度了。縱使不曾，還待下次。」女人道：「說下次，我被人哄殺了，怎還聽你。你不要驚慌，我有事對你說。」

欲雪今生恨，還提向日悲。翠生眉半蹙，紅破淚雙垂。

「客人是嘉興麼？」卜少泉道：「是嘉興。」女人道：「北門綢綾牙行，有個董文甫麼？」卜少泉道：「有。與家相隔，不過半里。」女人道：「這等妙得緊。」卜少泉道：「美人莫非先與他有交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果然。」說到這所在，柳眉剔豎，星眼怒睜，道：「妾非主人之妾，實是風塵之女，姓穆名瓊瓊。原以良家失身，圖贖身歸還故里。我與此人初會，念是同省，又見他少年，傾心結納，把心事對他說知。不料此賊負心，誣我錢物二百餘兩，一去不來。我積蓄已失，身猶為娼，含冤負鬱，竟病死此屋。」到這句，卜少泉驚得面如土色，走頭無路。女人道：「你不要怕，我不害你。他卻將我錢財，娶妻開行。此恨不雪，我如今要托你同行，尋他報仇，我還厚贈你。」卜少泉合口不來。女人道：「我斷不為你害。你只明日買一神主，上寫『穆瓊瓊之靈』，收在衣箱裡。你還獨討一船，著夜你叫我名字，我還出來陪你。此屋外地上，還有我埋藏銀五十兩，是我要待此賊來湊贖的，今以相贈。」因與卜少泉去掘，果然得五十兩銀子。卜少泉滿心歡喜，鬼也不怕了。

發出地中藏，以為行者資。附尾借驥驥，翩翩向浙西。

卜少泉收了銀子，兩人搗鬼一夜。

次日，果買了個木主，上邊寫了，在水西門叫了只小浪船。晚到龍江關，悄悄叫聲，果然靈驗。只是怕船家知覺，不敢說話。一路行來，將到嘉興，這夜只見穆瓊瓊對卜少泉道：「多謝相挈，從此永別。」卜少泉忙去摸時，身邊早已無人了。

款語猶尚絮，枕邊無麗人。只餘香澤在，著臉粉痕新。

到家，與妻子相見。妻子去發他行李，尋出一個牌位來。問他，他道：「這是位仙女，在南京曾夢見，叫我掘得五十兩銀子。還道：『你至誠供奉，我還叫你生意昌盛。』」可把香燭，供養在側邊小屋裡。」其妻的，果然忙不及供養。收拾方了，走出門前，只聽得人說：「董文甫見了鬼，立刻身死。連馬小洲驚得病了倒地，扛抬回去。」卜少泉忙去看。時董文甫自與馬小洲串合，騙了穆瓊瓊銀。他與馬小洲召了官司使費，其餘他都入己，經商娶妻室。後來，他舅子兒子不成立，他就頂接牙行，在北門開行，甚有生意。這日，正與馬小洲、幾個買貨客人閒談。只見一個穿淡紅衫的女人，走近櫃前。眾人不見，獨他與馬小洲見，只道是趕唱婦人。及至直逼面前，細看卻是穆瓊瓊，吃了一驚。被瓊瓊扭住道：「負心賊！今日才尋著你。」董文甫也道：「是我負心，姐姐饒我！」七竅中早已鮮血並流，死於地下。

數載不平恨，今來方一伸。相逢肯相恕，貸此薄情人？

馬小洲見是瓊瓊，不知他死活。記得曾在他家吃酒頑耍，托熟，要來解勸。早已不見瓊瓊，只見董文甫已死，連叫：「冤業，冤業！」驚得自己一交跌倒在地下。眾人救醒，道：「董文甫原先同我在南京，曾嫖一個小娘兒，叫穆瓊瓊。這瓊瓊愛他年少，倒貼他錢留他歇，主意要嫁他。把他銀子首飾，有二百多兩，叫他湊贖身。不期文甫回家，沒得湊，就不去了。自在此將他銀子做人。想是這小娘子，銀又沒了，身不得贖，抑鬱死了。適才我見個婦人來，好似瓊瓊。他扭住文甫，我自來勸，不期瓊瓊不見，文甫死了。這明是鬼來報怨，活捉他去，我因此驚倒。想我白日見鬼，也不久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也各嗟訝，說文甫負心。馬小洲自回，董家自行收殮。

積怨期必泄，相逢猶報遲。肯令負心者，苟免愧鬚眉？

卜少泉聽了，也毛骨悚然。回家去，又向神位叫他。千聲萬聲，不見他來。這是他冤報已了，去了。卜少泉感他情，又得他贈，還怕他手毒，竟把來做神道供奉，不敢怠慢。後來也因這主錢營運，漸漸充足。只是董文甫，得了瓊瓊這主錢，回鄉做家，捧妻抱子，卻不顧他含冤緘怨。及至一靈不泯，依人來尋，得他之物也享不成。

獲此倘來物，經營且自腴。也思青樓上，眉黛不能舒。

我想人相感的是個情，相期的是個信。他自羞淪落，要脫風塵，也是賢女子。況他輸心意於我，是何等樣情！我若不厭他下賤，實要娶他，又度量足以娶得，便為他周旋。若心中不欲，力又不能，就該情告，不得胡哄誤他。到他以錢托我，做不來越該辭他。豈可將來救我一時之急，不復念他。日復一日，眼穿腸斷，信行何在！你在家快樂，他在彼憂思，以致悒悒而歿。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責。你陷他死，他如何肯饒你！但或頑福未盡，機會難乘，得以頃刻幸生耳。故浙西婦人之蛇，穆瓊瓊之鬼，亦理所必至，事所必有。不然天下負心之人，豈不以為得計麼！